



聖道合語
卷



四〇七三
滿
卷
1096
1-2

冢田多門學



聖道合語

雄風館藏版 高山房發行

聖道合語序

易曰碩果不食夫果實之碩也人不得食之則將有復生焉道德之大也世不能喪之則將有復興焉惟聖人之道譬之果樹春秋以後凋傷於戰國顛仆於秦萌蘖於漢而魏晉以來則枝葉花實稍相蕃滋然其形色香味區相變化矣蓋孟軻荀卿當其凋傷之時也相繼而出焉柞其害者支其傾者欲起而築之培養惟務也然如天氣之反何哉顛仆極于秦矣然而天氣復



聖道合言 序
至則漢儒長其萌蘖。魏晉以來。至乎李唐。則雖生條枚。結果實。然其諸儒之所翫味。殊形間色。異香奇味。幾有誤其正實者也。下至乎宋儒。乃斬刈其條枚。攘除其花葉。而唯將掇其果實也。然其所好。又亦奇異。而愈失其熟味矣。夫果樹之爲物也。苟將采其花葉。而可能結果實乎。亦剥落其果實。而可能發花葉乎。然則花葉果實。不可偏捐者也。道之爲物也。亦猶是矣。不盡文章。而能致道德乎。不致道德。而能盡文章乎。然

則文章道德。不可不相具者也。今所謂文章者。古聖賢之典籍是也。所謂道德者。古聖賢之行。事是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由是觀之。凡學者之所以爲本務焉。唯能盡其典籍之意。以能致其行事之義而已。雖然。漢魏以降。至乎宋儒。其所好。以翫味殊形間色。異香奇味。而鮮獲其正實者矣。雖孟軻荀卿也。亦強欲起其傾伏。而過乎培養。以殘其本根者。猶且有之。況徒弄其

形色香味者乎。虎之於學也。少而藏修於宋儒之理窟。旁遊息於六朝及唐明之詞林。長而上涉獵於魏晉以上之說。數下遡游於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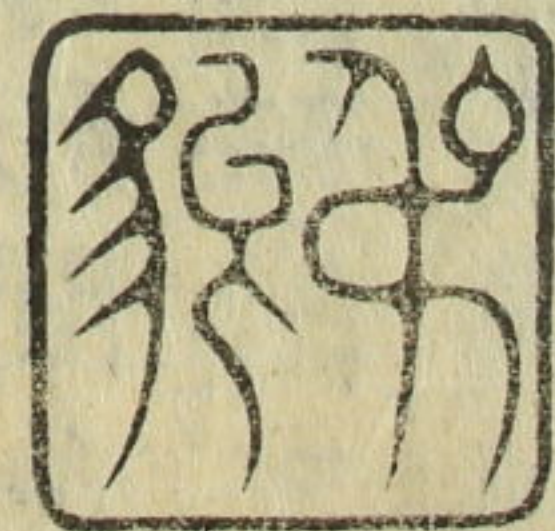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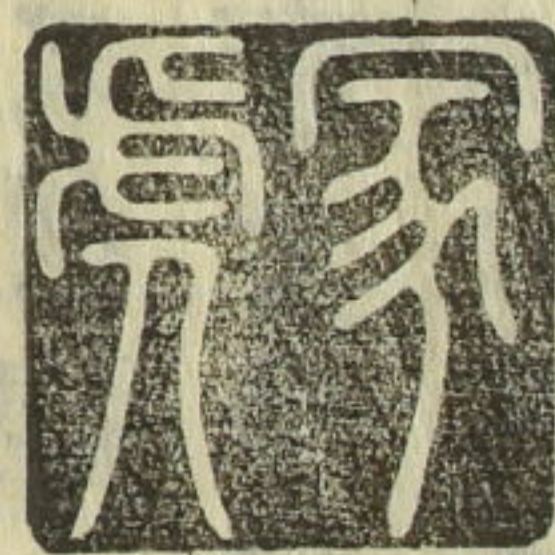
日本近世之學流。且歷觀於莊列墨韓等之異域。然其枝葉花實。極相蕃滋。而形色香味。區相變化也。則欲摘其花葉而失果實者有焉。亦欲掇其果實而失花葉者有焉。祇是恐亂其本根也。於是乎不拘繫于孟荀以下。歷代諸家之說。直就于春秋以上。古聖賢之典籍。以察于古聖

賢之言行。探其本根。而摘其花葉。掇其果實。果實花葉。若與不相失。而有所自得焉。而後孟荀以下。及乎近世之學流。又復觀省之。殊形間色。異香奇味。幾有誤其正實者。乃得判然辨識之。故今植其大者二十株。而分其本根。以表其花葉。而示其果實。若夫條枚有數莖。亦緣此二十株。以攀援之。則應推知也。庶幾使後生集于學林者。不苟眩惑於形色香味。乃如彼不食之碩果。將有復生焉。此不喪之大道。將有復興焉。古

者大學有乞言合語。因名之曰聖道合語。分以爲上下二編。

天明八年戊申二月初吉

冢田虎自序



聖道合語目錄

上編

學習第一

道德第二

性情第三

天命第四

五常第五

一貫第六

克己第七

明德第八

中庸第九

三重第十

下編

異端第十一

丹商第十二

三仁第十三

泰伯第十四

夷齊第十五

晏子第十六

管仲第十七

湯武第十八

王霸第十九

武備第二十

右凡二十篇

聖道合語上編

日本 信濃 冢田虎 學

學子習第一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夫人未嘗學則無可習者也苟無可習者則雖有欲時行焉而不知其所則也苟不知其所則也則或殆或煩蔽固障塞而已之所行有不適悅於中心者也書曰不學牆面蒞事惟煩又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學則不固故學而時習之則行有所則焉而無

殆無煩事皆獲其義而所係開通焉則中心適悅也
所謂學者學道之謂也所謂道者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道而先王聖人之所以爲訓是也其爲道也
始乎孝於父母終乎仁於萬民惟孝於父母而仁於
萬民其終始必有教焉所謂教者詩書禮樂是矣傳
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是詩書禮樂也者
先王之所以脩道而教天下使人知所則者也中庸
曰脩道之謂教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
詩書禮樂以造士然則學道者不可不_レ由其教也

由教者不可不_レ必志其道也此不道卽教不教卽道
然非道則無教所建非教則無道所則是故道與教
合而所以學也學之有_二曰見也聞也孔子曰多聞
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何見何聞聞見
亦各有_二曰書也人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如斯者就人而學也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
策如斯者讀書而學也故孔子謂夏殷禮曰文獻不
足足則吾能徵之文謂書策也獻賢也此雖或讀書
而學也雖或就人而學也不爲時習之則所學終罔

也。既學而時習之，則所學益明也。所謂習者，躬常服行其所學之曰習也。易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此之謂也。書曰：習與性成。孔子曰：習慣如自然。皆言常服行其所聞見而事熟於身也。孔蔑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失？孔蔑對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孔子不悅。子賤對曰：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孔子喟然曰：君子哉！若人，是亦可以見焉。故曰：習者，服行其所學之謂也。而其習之也，當如之何？曰：事父兄之時，則隨所學而行；孝弟事君長

之時，則隨所學而行；忠順也。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隨其所學而時時習之也。亦皆如是矣。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此之謂也。夫人未嘗學也，則欲能事父兄，則欲能事君長，然不知所則焉。苟不知所，則焉則或殆，或煩蔽固障塞而已。之所行，有不適悅於中心者也。故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是此之一言，足以貫學問之道矣。蓋以居論語篇首者，斯纂輯者之微意也矣。而漢魏以降，至乎趙宋說論語者，皆似未得學與習之義而多不曉此語意。徒

訓詁文字穿鑿義理者乃不亦誣焉乎顧皆失學問之道也其詳則論語群疑考具之夫中夏聖人之邦而猶然矣而矧於我東方乎特近世曲學之徒或有自稱古學謂知古文辭而好覬覦先儒者而觀其所著作乃未知有道之在焉或夸博覽多識或負口才辭藻若不驕傲滿假則僂僻佞媚猶且嘒嘒然曰禮樂禮樂然帝自其口出焉耳而亦未嘗識禮樂之所以爲禮樂也輒取諸其臆以設譎張之說而矯誣聖言則固非古學古文辭亦不知也孔子曰人而不

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彼不爲脩其德行而雖如其辯言可聽當如禮樂何而角之掎之以知字讀書妄睥睨人者世多有焉甚則篋聖經謂道非吾所能而祖述六朝及唐明之文人唯詩文之務以銜於流俗以此爲家業者豈不聖門之大罪人乎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孟子謂之曰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其惟鄉原以其似忠信廉潔而衆悅之則未敢太害於衆也而聖人惡之

者乃足亦亂德也。況僭竊儒者學者名而曾不思學問之道。輒妄作放蕩浮華之說。強使爲人子弟者喜焉。率以亂敗道德者乎。悲夫。距聖人之世若此其遠也。亂聖人之道若此其甚也。遂至乎使後生失學問之道也。孔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孔門所謂學者。應以見焉。學則宜舉如是也。若或自稱曰學者。人亦稱曰學者。然

其庸行未能如是。則非學者也。雖乃讀書如丘陵。又亦奚以爲。故吾黨之子弟。苟不忘學問之道。學而時習之。可也。其雖能學之。而不時習之。乃亦坐乎牆面矣哉。

道德第二

道有天之道。有地之道。有人之道。聖人之道。人之道也。天地之道。自然而有焉。聖人之道。乃非自然有之。亦非枉撓作之。因人情以立之道也。所謂道者。猶道路所由。以往來通達之名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人之道配之天地陰陽剛柔以巨分之則雖之曰仁與義然細分之則爲君有君之道爲臣有臣之道爲父有父之道爲子有子之道爲兄弟有兄弟之道爲夫婦有夫婦之道爲朋友有朋友之道又且王侯大夫士農工商賈各有其道而皆所由以往來通達總之曰人之道也而學者所謂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乃人之道也雖乃人之道也亦且非農工商賈之道聖王之所以治天下國家者其道不過於三事所謂

聖王之所以治天下國家者其道不過於三事所謂正德利用厚生也然上古之時穴居野處血食衣服則無可敢欲者亦無可敢惡者而其民自淳樸於是時乎聖人特憫其用不利其生不厚故軒轅以前乃其事以利用厚生爲先務也而後用利生厚及乎飽食暖衣則有可更欲者亦有可更惡者而其民將荒淫當是時乎聖人復懼其德不正故堯舜以後乃其事以正德爲先務也故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舜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惟其正德之

事興於唐虞而成於周而後人道大備矣。然唐虞之時猶有洪水之災。則禹平水土。稷降播種。復有以勤於利厚焉。而至乎後世。乃人民皆諳練之而不復待其教也。故孔子之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及乎其討論墳典。則斷自唐虞以下。以爲人道軌範。也是以樊遲請學稼圃。乃斥之以爲小人也。是故學者所謂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乃人之道也。雖乃人之道也。亦且非農工商賈之道。乃是士大夫以上之道。而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也。而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乃在

王侯大夫士。自正其德。以正人民之德也。而其人民之德。自有三綱五典五倫之分在焉。則其人倫之際將必有所由。以往來通達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惟人而有不由。必當由之道者。乃又以其性情有欲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商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然則人倫之際。將必有所由。以往來通達焉。然亦且有感物之情欲。則亦將必有所由以

往來否塞焉。故古昔聖人以其聰明觀察人之性情。分其所當通達與其所當否塞。因以設教而使天下之人皆由其當由之道也。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是聖人之道非枉撓造作者。以人之性情固別於禽獸。苟去其所當否塞而由其所當通達。則皆當安者也。孔子曰：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爲之。是故堯以其欽明文思之德。因人民之性情而安其當安者也。孔子曰：不責民之所不爲。不强民之

所不能。又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言因其有嚴親之情而教以敬之道。因其有親親之情而教以愛之道也。凡聖人之道。孝慈友弟。仁惠忠信。恭寬辭讓之屬。皆因其性情以設之。教制禮義政刑以導達之。每每如是矣。記曰：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而此道也。非隨其性情而自然有之也。亦非違其性情而枉撓作之也。道之於性情。猶道路之於山野也。今夫達四海之道。路斯非隨山川原野而自然有之也。亦非違山川原

野而穿鑿作之也。昔人仍山川原野而觀其平坦與其艱嶮履而分之。以爲道路。復制之里數郵驛。丹梁以導達之也。然後往來不輟。則道路愈廣博而能通於四海。若往來不由。則道路漸狹隘而蓁茅塞焉。故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以此謂之道之於性情。猶道路之於山野。而禮義政刑猶里數郵驛也。然後人能行之。則道從而弘。人不能行之。則道終不顯。孟子云。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其亦此之謂也。然民性多情欲。且以事營

利在上之人。非執之禮義政刑以能導達之。則不得由。必當由之道也。故孔子曰。君子泣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此謂之學者所謂道者。雖乃人之道也。亦且非農工商賈之道。乃是士大夫以上之道。而所以導達民情者也是故。士大夫以上之人。苟履聖王之跡。而能導達之。則天下之人民皆自原其性情而欲去其所當往來否塞焉。以由其所當往來通達焉。

性情第三

論人性之善惡先王之道無有也孔子亦不言也自
孟軻荀卿之說出焉學者初生議論焉孟子則曰性
善荀子則曰性惡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有性
善有性不善楊雄謂性善惡混王充謂定有善有惡
韓愈謂性有三品近世又有謂性人人別者焉皆成
其可言之理而各持其說也今未遑辨知其得失焉
且將問之於聖教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相者彼此互之辭也近者殆當
至其地之言也然則人之性初非人人異也亦非人

人同也其所以受于天乃人人相近者也若人人常
異則不可得謂相近也若人人常同亦不可得謂相
近也所謂相近者彼性殆當至乎此性此性殆當至
乎彼性以其有彼此可相遷移之理故曰相近也以
其相近故能移乎其所習能移乎其所習則似異亦
爲同似同亦爲異而此之所習與彼之所習其所習
之事相背則相近之性反以爲相遠故曰習相遠也
譬如家之鄰東家近乎西家西家近乎東家是相近
也以其相近故西家之人每當至東家東家之人每

當至西家。若西家之人遷乎西。東家之人遷乎東。則相近之家。反以爲相遠也。君陳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是故農之子自幼習於商。則性與商成。商之子自幼習於農。則性與農成。凡爲君子爲小人爲善人爲不善人。亦因其自幼習也。皆如是矣。太甲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召誥曰。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其初生。管子曰。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孔子曰。少成則若性。習性若自然也。又曰。有教無類。經傳皆一致而已。其不啻自幼習焉。雖成長也。亦有能化於

習也。如太甲之不義。雖習與性成。然且因伊尹之訓。以能思念。則亦終其允德。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管子曰。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晏子曰。遷風移俗。嗜欲移性。孔子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此孔子以上古聖賢之言。壹是也。皆以其性相近。故能移其所習也。假令人有性善之理。使其習於惡。則化而爲惡也。假令人

有性惡之理使其習於善則化而爲善也是以聖人之道不責人之性而專責人之習也然則於性上將必論其善惡者乃知皆無益之論也若夫人之有剛柔強弱智愚敏魯乃是氣質之不同也蓋天地之道陰陽消息四時有常然風雨霽濛寒熱冷燠時而有清濁乃是其氣之變也是故天之所以賦與於人亦固有其性相近者然因其所稟之氣而其質不同也斯其氣質雖乃不同也然剛強敏智之人其性未可以爲善也柔弱愚魯之人其性未可以爲惡也雖剛

強敏智之質也雖柔弱愚魯之質也皆能移於所習焉則可以爲善則可以爲惡此不唯其性移於習焉其氣質亦有移於習也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以此觀之氣質之不同亦常百倍於人以服習之則將其質有相移也今夫猫之取鼠狗之吠異人乃其性所同然也然取鼠有巧拙吠異人有緩急斯其氣質之不同也猫之取鼠狗之吠異人雖固其天性也亦使之自其初生責而習之則猶有不取鼠之猫有不

吠異人之狗也。近市上使猫與鼠嬉戲以當路人之
觀者有焉。予嘗視之愈知有教之在焉。但人之性雖
可以習於善亦可以習於不善者也。然且有逆順焉。
人而習善乃惟性之所以順而習不善乃惟性之所
以逆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率順也。左
氏傳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
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
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又曰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因是察之人性作善則天降之百祥者以順其命
也。作不善則天降之百殃者以逆其命也是以先王
制之禮義設之政刑將以使人順其性命也。但人之
性雖非固有善惡之定分然至乎其情乃有七情之
在焉。而有愛憎好惡之分亦有是非取舍之辨。故能
教導之則順其性而正其情將以習於善也不能教
導之則逆其性而邪其情將以習於不善也。故孔子
曰君子涖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
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然則人之性當

皆移於習者明矣。若夫不移於習，乃是非常之人而已。故又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唯者，簡別之辭。上知，卽聖人是也。下愚，蒙蔽不辨菽麥者也。太凡人之性，當皆遷於習，而唯上知與下愚，其性不遷於習。此二者，非常之人也。除此而外，皆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以聖人之道，不責人之性，而專責人之習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而孟荀以來，多出於聖人意外，而將必於性上以成定論者，乃知皆無益之論也。

天命第四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知命，知天命也。何謂天命？孔子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所謂道者，謂天之道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人分於陰陽交易之道，而各得其象形，以爲男女剛柔之性，謂之天命也。所以謂之天命者，猶人君之命於群臣，以分其官職焉。天之賦與於人人，以命其性，分之謂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夫人既受天命以生，則其性分之所得焉。自爲天子爲諸侯爲太夫士爲農工商賈

又且爲君臣爲父子爲兄弟爲夫婦爲朋友貴賤貧富吉凶禍福死生存亡壽夭窮達舉無不天命也。臯陶謨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然亦其命無常，因其人之行跡，而天復有從而革命者也。商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天難諶，命靡常。周書曰：天命不善降之百殃。又曰：惟命不于常。大雅曰：天命靡常。又曰：易天難諶。又曰：惟命不于常。大雅曰：天命靡常。又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凡經典謂命無常者，不可勝數。

焉。今且徵其二三而已。此因其人之行跡，而天復有從而革命者，猶人君之命於群臣，從其能否幽明而復有以黜陟之也。舜生爲鰥夫，丹朱生爲元子，是其天命也。舜順其命而成玄德，丹朱逆其命而成爽德，則黜丹朱以陟舜者，亦是天之命也。桀紂生爲天子，湯武生爲諸侯，是其天命也。桀紂自失其天職而積惡虐，湯武自守其天職而積德義，則復使湯武興起，以使桀紂滅亡者，亦是天之命也。泰誓曰：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又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微子之命。

曰。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召誥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多方曰。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如是之類。經文不可勝數焉。又非唯天位而爾。凡爲人君者。能爵有德。能官有能。寬仁以治人民。爲人臣者。能守其官。能奉其職。忠信以事王侯。亦卽是天之所爲。而非其君臣之所爲也。故舜典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皋陶謨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然則人君之命於臣。人臣之受於君。以黜陟其官。爵增減其穀祿。

亦卽是天之命而受於天也。若夫爲人君者。爵及惡德。官及私昵。驕侈以疾人民。爲人臣者。悖其官。爵貪其利祿。佞諛以欺王侯。乃是君臣皆失天職者。而君之命於臣。臣之受於君。苟有黜陟增減焉。然是非天之命而非受於天也。其苟非天之命而非受於天也。則雖榮達也。不足恃焉。雖厄窮也。不足患焉。故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記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唯是天與德義者也。故義而富貴。乃是天

之所以與焉而得長守之不義而富貴乃是天之所
以不與焉而倏得之亦倏喪之商書曰惟天監下民
典厥義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天不畀
不明厥德大雅曰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金人之銘
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老子亦有此言然則非天之
命而非受於天也則所以君之命於臣臣之受於君
者或善人而遇禍難不善人而遇幸福然天復有從
而改命焉所以榮辱之者如非在其當身則必在其
子孫也今夫或爲善而福祥不至焉或爲不善而禍

害不至焉乃由其未積焉乎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
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以此觀之貴賤貧富吉凶禍
福死生存亡壽夭窮達固有初稟之命在焉然亦其
命無常因其人之行迹而天復有從而改命者也而
後世說命者皆以適有行善而得禍行不善而得福
者疑惑而立說者多似誤聖人之教矣孟子曰盡其
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後儒或因此
言以持正命非正命之說然我未知其說是也泰誓
曰天有顯道其類惟彰然則福於善禍於不善俱是

天之顯道。而其正命也。此猶賞可賞。罰可罰。俱是人君之正道也。豈得謂賞可賞者正。而罰可罰者非正乎。趙岐曰。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或曰。正命者。謂本稟之自得吉也。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也。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也。王充駁此三命之說曰。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其論亦成理焉。然以余觀之。凡如此等說。皆成可

言之理。而各持其說。然皆聖人之所未嘗言焉。而無益於教矣。且從此等說。則天命有常也。凡經典稱命者。皆謂其無常。以爲教也。所以爲教者。凡人之貴賤貧富。吉凶禍福。死生存亡。壽夭窮達。固有其初稟之命在焉。然亦其命無常。因其人之行迹。而天復有從而改命焉。則順其初稟之命。而修其行事。以俟命之復至也。已而後。或因其行之善惡。以有其當身受改命者也。或因其行之善惡。以有其當身遂初稟之命者也。然其當身遂初稟之命者。亦且有積善者。則

改命在身後。而子孫將得其福焉。有積不善者。則亦改命在身後。而子孫將蒙其禍焉。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今來古往。因父祖之
德義。以成子孫之榮。因父祖之邪惡。以貽子孫之辱。
其事不可勝徵焉。斯經典謂命無常。而所以爲教也。
故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曰。天
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又曰。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
皆是由命之無常。而唯自修其行。以俟命之復至。而

已。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是以不知命。則王侯大夫
士庶人。舉不安於其性分之所得焉。將有不奉其天
職者矣。

五常第五

五常者何也。曰。父母兄弟子之道之曰。五常也。舜典
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典常也。孔傳云。五典五常之
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孔氏何以知此五也。左
氏傳曰。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
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而引此舜典。以爲無違教。

也是也舜典又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大禹謨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皋陶謨曰勅我五典五惇哉夏書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泰誓曰狎侮五常荒怠弗敬武成曰重民五教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皆謂父母兄弟子之五也此五何以謂之常康誥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以此觀之父母兄

弟子五者天之所以賦與于人而人人受命於天以生則固有此五者而父能義母能慈兄能友弟能悌子能孝乃是天地之經誼而人之常行也故謂之五常也商書曰若有恒性克綏厥猷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曰恒曰彝皆謂此五常也又名之曰中庸其說詳於下篇而後世謂五常則以爲仁義禮智信以仁義禮智信爲五常出乎何經傳焉古未之有也且其爲物也不類矣所謂仁智與信乃人人所以自修之道而非聖人之所以制作焉不學之人或亦爲之

也。禮與義乃聖人所以修道之教而非人人之所以自爲焉。不學之人則無能之也。何以謂之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此所謂學者學禮義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然則如仁智與信乃人人所以自修焉。而學之前或既有爲之者也有子曰：「信近於義恭近於禮。」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禮與義乃聖人之所

以制作焉而不學之前未有能之者也是其爲物也固不類矣。而後世謂五常則以爲仁義禮智信何也。曰：「孔子既沒而先王之道墜七十子泯而孔子之教乖。」詩書禮樂崩壞而尤道邪說蜂起於是乎。以仁義禮智四直指示於人心者蓋基乎子思成乎孟子也。祇是救時之術也已。其所以因仍者如余孟子斷辯之先王之訓孔子之教仁義並說者猶且鮮矣。況仁義禮智並言者乎。至乎孟子職而說此四然未亦並信以爲五也。而從戰國之時五行之說隆興焉。及乎

漢儒也。遂並仁義禮智與信。以配之水火木金土。以爲性之德也。夫聖人之道。最顛仆于秦。漸崩蘗于漢。則後學者。不思邈洄乎流。究尋乎源。東漢以降。謂道則仁義。謂五常則仁義禮智信。至以爲儒者常言也。然以仁義禮智信爲五常。出乎何經傳焉。古未之有也。所謂常者。無貴賤。無貧富。無古今。無遠近。無君子無細民。以人而可固有之行。故謂之常也。今此父母兄弟子五者。人人受命于天。以生。則是性之常。而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者。人情之所以直。而人皆不

可以不由之行也。故謂之五常也。若夫君臣長幼朋友夫婦之道。皆此之推而治天下國家之道。亦由此生也。故記曰。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孔子曰。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又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惟此父母兄弟子之道。天之所以賦與人。情之直也。則人之所以生存焉。在直此情耳。故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是以古昔

聖帝明王。設司徒之職。建典樂之官。因人情之直。以敷五教於天下。天下之人民。舉順五常而莫有不直。此道者焉。故曰。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而自周室之衰。政教頽敗。風俗流汚。先王之道。變為儒者之道。從漢而下。乃設不近人情之術數。以至於今。世一宗漢儒。而謂五常則以為仁義禮智信。然世之不學問者。乃徒謂儒者之常言。而有位無位。莫有能行之者。是以俗士大夫。終以為儒者之道。則儒者之道也。國家之政。則國家之政也。而其儒者也者。亦多。

自以為我儒者也。彼公侯大夫士也。是故在位之人。不念施五教於有政。儒者亦不能諭五教於子弟。是以雖曰學問者也。猶或有不孝不忠者焉。皆是失五常之為五常也。近世又有排斥先儒。而不用五常之說者焉。然其辭云。蓋五常出周書。不知其解。嗚呼。罔矣哉。典謨以來。曰五典。曰五品。曰五行。曰五教。曰五常。皆以父母兄弟子之五。為政治之本者。唐虞三代之明訓。而且康誥及尤氏之所傳。不亦白矣乎。彼既不知五常之為五常。而自負博覽多識。猥自謂學者。

然似未能讀經傳者乃可亦笑也。冀在位之人能踐先王之迹而不慣後世之謬妄。執五常之所以爲五常。以有施諸有政。乃國家其永孚于休。

一貫第六

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謂子貢曰。吾一以貫之。吾道者先王之道也。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故親之曰。吾道所謂一者何也。曰。仁也。仁者何也。傳曰。蓄義豐功。謂之仁是也。何以知所謂一者仁也。蓋先王安天下之道。三綱五典五倫九經如此之

屬其目不寡其教各殊。然其要皆蓄義以豐功於人者。而孝弟亦依於仁。忠順亦依於仁。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盡莫不依於仁也。故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凡人之不孝不友不慈不忠。事皆不善而邦家不寧者。人人唯爲己謀而不思義之由也。所謂仁也者。能爲人謀而不悖義之道也。則人人苟且之間。猶能志於仁。則行事皆無不善也。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非其帝無惡也已。苟志於仁而不去焉。則其餘之道德不待敢勉強焉。孝弟亦自至焉。忠順

亦自至焉。故又語顏淵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此君子之道，始於孝父母，終於慈萬民，一在乎不乖義而仁以貫之也。縱有孝慈之心，而不知仁以貫之，則如申生之孝，如子產之愛，其行不協于義，是匹夫之孝，婦人之慈，而無以爲君子也。惟造次顛沛，終食之頃，其志不去仁，而後成君子名也。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動罔不凶。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亦一於仁之謂也已。故知聖人之道，仁以貫之也。然則曾子

答問人何爲不曰之仁而已，而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乎？曰：因曾子之言，忠恕而已，愈知一者仁也。所謂忠者，爲人謀事，以身納其事，而盡已中心也。恕者，施事於人，反推之己，而如己心之所好惡也。此是忠恕者，爲仁之方也。何以知之？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此取於己之所欲，以譬諸人，而立人達人者，卽是忠恕也。故知忠恕者，仁之方也。夫仁道至大，雖欲蓄義豐功，而如無一物可執也，則學者阻乎行之，然常以忠

恕爲方則事不乖義而當漸爲功也顏子曰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子思曰忠恕去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無近焉皆可以見焉雖然曾子不直曰之仁也而以其方答門人者何也曰是固孔子之教誨而爾何以謂之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斯其終身可行之一言與一以貫之一豈其二也哉仲弓問仁則亦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此見之其所一以貫之者仁而欲措之行

事乃以忠恕示其方固孔子之教誨而爾而後儒不曉焉或以一理一心解之者聖人之所未曾言而未亦得忠恕之所以爲仁之方也則皆鑿空也已且至乎謂語顏子以行言語子貢以知言乃極知宋儒之妄也近世我東方學者或有以一爲仁者然觀其爲說未知仁之所以爲仁矣或以爲慈愛之德或以爲長人安民之德各未服膺仁之爲物而爲朦朧之解也亦猶隔靴搔痒矣夫仁之爲物也謂愛之理心之德固非也謂慈愛之德亦非也謂長人安民之德

亦愈非也。其爲物也。蓄義豐功之名。而得之身。則名之德。措之行。事則名之道。其詳如聖道辨物辨之矣。凡士君子。不識仁之爲物也。則不能一以貫之。不能一以貫之。則修己而不修。安人而不安。行孝弟而非孝弟也。行忠信而非忠信也。或以不違父母之命爲孝矣。或以委身於君爲忠矣。然仁道至大。如無一物可執也。則士君子欲以此貫之。未知如何。斯義如何。斯豐功也。然能以忠恕爲方。而人倫之際。皆職之由焉。則不覺將依於仁也矣。後世學者。莫一以貫之志。

復莫以忠恕爲方之行。而雖博學於文也。然其所學。憤焉。恐舉不過乎爲己計而已。

克己第七

仁之爲道也。自王侯至庶人。隨分而行之。猶孝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等差也。而在上之仁。其術雖多端也。其至要者。莫大乎克己復禮矣。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尤氏傳曰。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克己治也。猶書剛克柔克。易子克家。詩飲酒溫克。皆

克治之謂也。復反復也。復禮者言視聽言動皆反復諸禮以不爲物所奪也。管子所謂暮食復禮亦言反復朝之禮也。此其復禮者卽所以克己也。蓋人事不過視聽言動而此四者咸有禮之在焉。苟不以其禮制之則視爲色所奪聽爲聲所奪言則易輕謾動則易放縱遂乃三風十愆莫所不爲焉。至以殘害人民伊訓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鄉士有一于

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故有國家者克己復禮乃所以遠喪亡而保人民也。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若夫放縱貪欲而莫以制之則雖有禮義法度在焉亦無如之何也。大甲曰欲敗度縱敗禮是以顏淵問其目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其能如是非禮勿以視聽言動則上交下接莫不得其道所以使人民安息也。凡有國家者使人民安息乃仁也使人民疾苦乃不仁也。其上淫樂奢汰而財用無節賦歛刻急則其下疾苦日生

焉。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此謂上貪殘而百姓困病也。又曰：不解于位，民之所暨。此謂上恭儉則民人安息也。故在上之人視聽言動咸反復諸禮以克治其身，乃所以損己益下而人民自安息也。斯不敢務施惠，不敢勞智力，自蓄義豐功之道而仁莫大焉。凡在上之人一日之所爲善否皆下達也，速矣。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

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是故一日克己復禮則不傷財，不害民而天下歸仁。百姓化德而國家實殷富也。堯典曰：允恭克讓。孔子曰：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舜典曰：溫恭允塞。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皆是克己復禮之謂也。蓋唐虞三代之仁其要唯在克己復禮，桀紂幽厲之不仁其歸唯在縱己悖禮，故在上之仁其術雖多端也，其至要者莫大乎克己復禮。先王之道孔子之教千變萬化不外於此矣。而孔

焉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此謂上貪殘而百姓困病也又曰不解于位民之所暨此謂上恭儉則民人安息也故在上之人視聽言動咸反復諸禮以克治其身乃所以損己益下而人民自安息也斯不敢務施惠不敢勞智力自蓄義豐功之道而仁莫大焉凡在上之人一日之所爲善否皆下達也速矣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

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是故一日克己復禮則不傷財不害民而天下歸仁百姓化德而國家實殷富也堯典曰允恭克讓孔子曰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舜典曰溫恭允塞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皆是克己復禮之謂也蓋唐虞三代之仁其要唯在克己復禮桀紂幽厲之不仁其歸唯在縱己悖禮故在上之仁其術雖多端也其至要者莫大乎克己復禮先王之道孔子之教千變萬化不外於此矣而孔

門固稱顏子以爲王佐之才故孔子語之以在上之仁曰天下歸仁焉然克己復禮非謂唯在上之事而不在下之所行也雖庶人也慎身節用以養父母保妻子斯所以克己復禮而克己復禮行之天下則天下歸仁行之邦國則邦國歸仁行之室家則室家歸仁之道也是以顏淵陋巷之處士而所以曰事此語者非敢有意乎天下也但欲其視聽言動莫以非禮而已而後世說者固失於仁之爲物則未曉克己復禮爲仁矣多爲纏繞之說然皆未自昭昭而以其昏

昏使人昏昏也甚則曰非謂克己復禮卽仁也欲行安民之道必先納身於禮而後可得而行也夫顏淵問仁孔子答曰克己復禮爲仁左氏傳亦明曰克己復禮仁也此非謂克己復禮卽仁而何而已不能自通曉焉則謂非謂之卽仁也者亦何爲其誣罔也且所謂安民之道莫大乎克己復禮非克己復禮卽仁而又何謂安民之道也其諸說之得失曲出於論語群疑考後世在上之人或些有仁惠之心而雖役其智力然事至煩碎耳而下民未能被其澤者皆不自

得克已復禮之爲仁也。今夫在上之人視聽言動反復諸禮而日能克治己則下民亦未得敢不慎身節用上下與如是也則倉廩常盈而民足衣食倉廩常盈則不得不緩稅歛省徭役也民足衣食則不得不輟爭奪共憂樂也其如是也則可不謂天下歸仁焉哉歸仁者非歸懷其上之仁德之謂也天下之民相與歸向仁道之謂也故論語曰歸仁而不曰歸其仁諸註皆如其字非也

明德第八

明德者何也蓋其爲言有二焉一曰昭明之德也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詩曰予懷明德如此之類是也二曰顯明其德也書曰明德慎罰詩曰敬明其德如此之類是也魯頌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此上句昭明之明也下句顯明之明也易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此言顯明其昭明也所謂昭明之德稱之明德者如何德也曰是謂人君之至德也記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非人君而何所謂至德者能得子弟臣道之名也孝經所

謂至德要道記所謂止至善皆是而已論語所謂泰伯之至德周之至德亦以其得父子君臣道稱之也而說者多失其解焉其辯詳於下篇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亦可以見焉而此德若在下則不得稱之明德或曰盛德或曰大德或曰玄德是通稱之也舜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此舜之聖德亦猶在下也則稱之玄德及其爲天子也則稱之明德也凡經傳言明者皆以在上者言之未有以在下者言之也書及詩曰穆穆在上明明在下此亦上者謂天子下

者謂諸侯雖乃曰在下非臣下之謂也他若聰明之稱亦皆人君之稱也已經傳不可勝徵焉但舜典序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乃以其可爲人君之德史臣追稱之辭而已故有明王明君之稱而未有明臣明民之稱也所謂明者猶日月之光明在天而照地人君之德在兆民上而照臨群下莫所壅蔽焉此之曰明德也堯典曰光被四方格于上下泰誓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易曰大人以繼明光于四方皆是明德之謂

也。而鄭氏太學註曰。明明德者。謂顯明其至德也。此未知謂明德爲至德。其意如何也。且不審以人君謂之否也。朱氏曰。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此全效佛氏真如佛性之說者。而聖教之所無也。但其世以佛法流行。不由心術諭之。則將爲彼所壓焉。故二程朱氏。矯誣聖教。專據孟子以建一家之學也。斯所謂尤而倣之者也。已。伊藤氏曰。謂聖人之德。光輝發越。至於幽隱之地。遐邇之遠。無所不照。此或似得之。然其意不敢在於人君。而兼舜之側微。及孔子之

德。謂之則未以爲然焉。雖舜及孔子也。其未在其位也。則不得稱之。謂明德也。所引之易。堯典泰誓。皆人君在上而臨下之謂也。非在下而光輝發越之謂也。但南宮敬叔稱孔子之語。左氏傳所載。則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家語所記。則曰。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此亦謂有爲人君。以可當世之德也。荻生氏曰。明德顯德也。人君出一言行一事。顯然天下之人所與耳目也。此以爲人君之德者是也。然以顯而不隱爲意者。非也。孔

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食過也。人皆見之。改也。人皆仰之。然則人君之言行。吉凶得失。咸不可得而蔽也。故以顯而不隱。謂之則吉凶得失。皆可以爲明德也。寧可名凶禍。以爲明德乎。且明德與顯德。其爲言也不全同。洛誥曰。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又曰。惟公德明光于上下。此文以稱揚之。天下爲言。則取顯然之義。而曰顯德也。下文以光于上下爲言。則取光明之義。而曰公德明也。文侯之命曰。丕顯文武克慎明德。又曰。成爾顯德。此亦顯與明別。其文

義也。孔傳以下。顯明二字混者。未審之也。故今所謂明明德者。猶日月之明。不爲雲霧所蔽。而無所不照焉。人君之德。不爲讒諛所壅。而仁澤及于遠之謂也。大甲曰。視遠惟明。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夫人君之德。雖宜固明也。然生則逸。而不通人情。坐於深宮之內。立於輿駕之安。而不能親視聽於臣庶。則或爲浸潤膚受之佞邪所壅蔽。而其明不及于遠焉。管子所謂堂上遠於百里。堂下

遠於千里者。斯古今之通患也。故人君苟欲明明德。乃宜以擇庶官。左右爲急務也。益稷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又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咸有一德。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說命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罔命曰。右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憊人。充耳目之官。皆是近臣爲君之耳目。而能視於下。能聽於下。擇其臧否。察其好惡。當以納諸君之謂也。故左右庶官得其人。則使君聰明。左右庶官非其人。則使君暗聵。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

禦侮。此言文王之明德。所以光于四方。亦由此四鄰之臣也。以此觀之。所謂明明德者。正擇左右庶官。而不爲佞邪所蔽也。是故先王之制。必建設學校。使群臣子弟學以爲忠賢。而後擇以備庶官。左右則不敢有蔽塞之患也。

中庸第九

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何物。而以爲至矣乎。所謂中庸者。生民之所以受于天。而爲性之德也。何以謂之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

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衷中也恒庸也所謂
者謂天地之中氣也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夫天
地爲萬物父母而萬物莫不生於天地升降之氣者
焉然其天地之所賦如鳥獸草木乃受其偏氣者而
人受其中氣者也故列子亦曰中和之氣爲人然則
中者卽人之所以爲性也所謂庸者謂人之常德也
周書曰天惟與我民彝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彝
庸也庸常也常者何也五常是也五常者何也曰父
也母也兄也弟也子也其說旣具於前篇夫人受中

於天以生則有此五者而父當能義母當能慈子當
能孝兄當能友弟當能悌乃是人之常也若夫禽獸
乃受于天地以有血氣之生然無此五者之別焉然
則庸者人之所以爲德也故謂中庸者人而行五常
之名而卽是性之德也惟人固以中庸爲性之德也
則其庸言庸行亦不可以不中也而人性之所受於
天乃曾無一情之可見焉舉以中爲性然其及乎感
物而動也則又有七情在焉而凡天下之物皆不能
無兩端親疎遠近尊卑貧富好醜麤細剛柔輕重有

如此之不均則其感物而動之情亦或流乎兩端而其言行失於中者衆矣故臯陶謨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皆中節謂之和是以唐虞之命曰汝允執厥中大禹謨曰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商書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周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又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此人心之所發雖乃有未中者以失其正節然而在上下之人能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如舜之爲也則民不拂五常之性而好是懿德且其所感以發焉亦咸得

人情之和而中其正節將以不流乎兩端矣蓋人性無古今之別衰世之人亦受於天以生聖代之人亦受於天以生聖代之人非生而治也衰世之人非生而亂也但在上之人執中以修其政教若唐虞三代之盛則天下之人舉因人情之正而五常之道行也苟失中以亂其政教若三季之衰則天下之民多因人情之邪而五常之道廢也故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此之謂民能中庸也嗚乎中庸者天下之至德而生民之所固可能焉然唐虞之德

聞忽而遠。三代之道陵遲而久。自周一失其政教。以至乎孔子之時。在上之人無執中。以爲政教。則天下之人。槩誣其性情。以乖五常也。故曰民鮮能久矣。況及乎孔子既沒。七十子漸喪道義。愈裂也。諸子之流。乘間而起。立高遠之說。唱幽邃之理。各以其所見爲道。各以其所得爲德。作奇辯衰說。以使彼罔中之民。眩惑或毀聖人之道。以爲僞作者也。於是時乎。子思特發憤。更撰中庸之書。而明聖人之道。本天原性。生民之不可須臾離焉。所以防彼異端之口也。故其首

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而此三言也。以余觀之。與湯誥之文太相脗合也。則疑本諸此焉。與其曰天命之謂性。不乃所謂上帝降中于下民乎。其曰率性之謂道。不乃所謂若有恆性乎。其曰修道之謂教。不乃所謂克綏其猷乎。而東漢以來。說中庸者。皆不能曲於經術。歟。多失中庸之爲物矣。或以五行爲旨。或以心法爲宗。然其設說也。於先王之道。於孔子之教。亦所未嘗見焉。各執己之所見。以誣性與天道也。則其弊猶陷乎異端哉。近我東方又

有頗生一見者焉。或謂中庸之言肇出於孔子。而以中庸之書爲論語之衍義。或以樂之六德有中和祇庸孝友而謂中與庸德行之名也。亦皆戾矣哉。夫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孔子之意乎。而至乎其設教焉。雖乃有所刪定討論焉。然古訓之所無而孔子有肇言之乎。假令今無見於經典。猶孔子之所以稱述者。乃知於先王之籍。蓋嘗有之也。況如既所徵焉。典謨以降固有中庸之義乎。且因中庸之一言而謂子思之書以爲論語之衍義者。亦何憤焉乎。又如周禮太

司樂以樂德教國子。分以爲六德。則所謂中與庸亦各一行之名而已。今所謂中庸者。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之語。皆自是綜統之名而非斥言一二德者也。況子思據此名以撰一書。則道之所以本天原性者。其固存于中庸之名也。凡孔子之教。教先王之道也。故欲學孔子之教者。乃不可以不研究先王之道也。苟欲研究先王之道。乃不可以不服膺先王之書也。而後世學者。徒聞見雜博。議論喧譁。而不能服膺先王之書。是以學孔子之教。

者亦未知其教之有本源焉。苟酌其末流而已。則往往致如是謬妄也。故今於中庸之名。亦原先王之書。以明孔子之教。則是人而行五常之名。而爲性之德也。其應知也。

三重第十

子思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此言何謂也。曰。爲人主。有可慎重者。三之謂也。所謂三者何也。曰。本諸身也。徵諸庶民也。考諸三王也。凡爲人主。誠能重此三者。則於其治天下。當以無過也。上焉者。雖善

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者。言人君而在上位。乃其事雖善也。無德以服人之徵。則天下不敢信從焉。聖者而在下位。乃其德雖善也。無位以臨民之尊。則亦天下不敢信從焉。故今王天下而慎重此三者。則兼有位德而莫天下不敢信從也。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者。此正陳三重也。所謂君子之道。卽王天下之道也。本諸身者。先修爲君之德也。徵諸庶民者。察其信從乎否也。考諸三王者。稽三代聖王以正

其道也。蓋下民之苦樂，唯在於君上之德與不德。而君德則民樂焉。君不德則民苦焉。故大禹謨曰：「君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孔子曰：「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一言而興邦乎？」是以聖王皆以修其身爲天下之始也。皋陶謨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泰誓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此皆以修其身爲天下之始者。聖王之所以同，而人主之所以不可忽也。故本諸身

是誠可重之一也。而其君上之安危，唯在於下民之服與不服。而民服則君安焉，民不服則君危焉。故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孔子曰：「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是以聖王皆以服民爲天下之本也。皋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大甲曰：「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泰誓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孔子曰：「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此皆以服民爲天下之本者。亦聖王之

聖道合言
所以同而人主之所以不可輕也。故徵諸庶民是誠可重之二也。而其政教之得失唯在於替古與不替。而替古則得焉。不替則失焉。故典謨之訓與以若替古爲首。周官曰。唐虞替古。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是以聖王皆以替古爲天下之則也。大禹謨曰。無替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周官曰。不學牆面。莅事惟煩。君牙曰。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此皆以替古爲天

下之則者。亦聖王之所以同而人主之所以不可遺也。故考諸三王是誠可重之三也。然則重此三者。固聖帝明王之大訓。而王天下者實所以不可不慎重也。而不_レ建諸天地而不悖_レ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斯見三重之有所契也。夫天地與鬼神與。百世之後無可見之跡。無可聞之聲。則何以知其不悖焉。何以知其無疑焉。何以知其不惑焉。皆是。非務而可能者也。然慎此三重而不繆之。則有自然而爾矣。何者。人性者天地之所賦也。故本諸

身以修性之德則建諸天地而所以不悖也庶民者鬼神之主也故徵諸庶民而舉信從之則質諸鬼神而所以無疑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故考諸三王而不違于古訓則百世以俟聖人而所以不惑也此慎所謂三重而不繆之則所以默契也若夫爲人主者將爲政教焉不能本諸身則不得以不悖於天地也不能徵諸庶民則不得以無疑於鬼神也不能考諸三王則不得以不惑於後聖也苟悖於天地疑於鬼神惑於聖教則將福慶不至以招危亂矣以是觀之

所謂三重者其目雖乃出於子思其義乃充在於經典而帝王治天下之道其要不過於此三也豈唯治天下之道也哉凡有邦有家之道亦其不外於此三也然則三重者蓋是孔門所傳之目也已而後世說者多不精密乎經術苟益文而爲臆說或以三重爲三王之禮或以爲議禮制度考文之三也或以爲德與位與時也或以爲徵與信與尊也皆無稽之說也哉只是說者不思三重之所以爲三重焉故亦不曉而不繆以下之文義皆是不精密乎經術之由也學

